



桑葚熟了

□马玉顺

小麦黄梢，将要开镰时，家乡的桑葚就熟了。每到这个季节，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往事。

家乡是临朐县的一个小山村，我小时候，家家都养蚕。村南岭有数棵古桑树，西河沿栽植着黄鲁桑和湖桑，都叶大而厚实，是饲养家蚕的“生力军”，得到村民悉心呵护。南岭地边、西山堰墙的实生桑，叶小而薄，虽不能用来喂蚕，但多数结满桑葚，成为小孩子的最爱。

那个年代，多数家庭贫穷，没钱购买新鲜水果，小孩子们嘴里淡得发狠，见到野果，比见了亲娘还亲。从桑葚青果开始，就天天盼望着；慢慢地，桑葚青黄，再到黄红相杂，孩子们终于耐不住性子，去攀爬采摘。这时的桑葚，又酸又涩，吃数粒就会倒牙，再吃地瓜干煎饼，就颇为费劲。

待到桑葚变成红紫乃至紫黑，丝丝甜味就出来了，丢一颗入口，轻轻一嚼，唇齿留香，甜透心间。此时的桑树下，总会聚拢一帮孩子，先摘低矮树枝上的桑葚，再踮起脚尖，拽着桑枝，尽力把能够到的桑葚据为己有；会爬树的，则噌噌几下爬上树，骑跨在枝杈上，近水楼台，吃个痛快。

成熟的桑葚，饱满汁多，大快朵颐之后，手指染成了紫色，嘴唇周围一圈紫黑，被大人称为“黑嘴巴”。有时候，遇见如小猪般胖胖的大桑葚，不舍得吃，就放在衣服口袋里，一开始还小心翼翼呵护着，但小孩子贪玩的心性总也改不了，很快，小伙伴们就搂抱在一起，打闹一番，再看衣服，已被桑葚汁液洇成点点黑色，回到家免不了要挨父母一顿说教。

小学四年级的暑假，我到南岭拾麦穗，发现有棵叶用古桑树竟然长有桑葚，这是用砍了葚用桑的斧子去砍叶用桑导致的现象。我特别高兴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傍晚时分，我偷偷溜出村子，爬到古桑树上独享这份美食。急迫之中，不慎从树上掉了下来，脸被麦茬划破，疼痛难忍，只得找到赤脚医生，涂上了紫药水。小伙伴们见了我，纷纷嘲笑我：吃独食，遭大罪。此事，被调侃了很多年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桑树随土地分到户，桑园进行了承包。此后，南岭老桑树几乎被砍伐一空，村西的桑园也风光不再。再后来，我离开家乡，很少有机会吃到家乡的桑葚了。

昨天深夜，梦见和儿时的玩伴一起采摘桑葚，嬉闹闹闹，一派欢腾。醒来，好久不能安眠。父母去世后，我很少回家乡，与小伙伴们也几乎不联系了。我该抽个空闲回家乡住几天，重温儿时的那份记忆，找寻那份纯粹的情感。

香香的麦子

□吕学民

香香的麦子
是你用不倦的清纯的呼吸
给养一个季节的浓浓
血脉

香香的麦子
是你用无悔的热烈的虔诚
呈奉一方大地的炽炽
眷爱

香香的麦子
是你用饱满的阳光的籽粒
膜拜一田生命的勃勃
律动

香香的麦子
是你用金黄的明耀的容颜
昭显一轮生活的滋滋
火红

晨五点的鸟鸣

□于金元

夏日早晨五点钟
窗外鸟鸣
滑入耳朵
落入梦中
鸟鸣听听，一声声，一阵阵
舞蹈的步子轻盈踏出
天一声声亮了，向远开阔

堂屋里，母亲正在做饭
锅碗瓢盆的声音
一声声，一阵阵
听听鸟鸣
清脆的香

早晨慢慢睁开眼睛
院子里，父亲鼓捣着什么农具
梦里有了内容，有了
早晨五点钟的鸟鸣

丝瓜花开

□王振千

从土里
挣扎出来
攀登成
朵朵黄色
在小院一角
默默地
经受
一场怒放

这时节
来一场派对吧
静听
那垂挂的丝瓜
悄悄叙说

有心插花

□刘固霞

癸卯早春，从网上看到土豆是天然的生根剂，可以用来扦插月季，心痒痒，手也痒痒。想啥有啥，厨房里正好有一个没顾得上扔的土豆，通体冒出白里透红的芽尖。仿照网上的做法，我把土豆一切为二，每半扦插了三段月季枝条，分别埋在两个花盆里，期待二十天后的奇迹发生！

奇迹没有发生，却给了我另外一份惊喜！月季枝条上没有生发出新绿，全部烂根而亡，而盆中却茁壮生长着那么多土豆叶芽，你拥我挤，力争上游。自我安慰，土豆芽也是生命啊！没能看到争奇斗艳的月季花，观赏土豆长成的绿植不也是一种享受吗？于我而言，这是一次半失败半成功的尝试。

以后的一段日子里，两盆土豆长势茂盛，叶片肥厚，与大田里的土豆相比，它们俨然成了“贵族”。虽没有蔷薇满院溢香，没有三角梅五颜六色，也不如那棵瘦高挑的、长成干头菊模样的生菜，摇曳着黄花，但它努力为夏日的小院增绿添彩。浇花的时候，我敷衍着给它浇浇水，清一下底部的烂叶，实在不指望它能回报什么。

小满过后，它的枝子干缩，叶片发黄，竟有了萎靡之相。与菜畦里开花带刺的黄瓜、爬蔓的扁豆、青翠的辣椒、碧绿的韭菜有些相形见绌。我几次想把它扔到垃圾桶里，阴差阳错，就是没机会动手。下面的一件小事，让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。其实植物的兴衰枯荣，道法自然，它是一种客观存在，并不影响小院的整体美观，瘦枝枯叶是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。

没有必要刻意去改变它、左右它，顺其自然就好，就像漂浮在鱼池一隅的那些竹叶落红，自是另一种美好。

那是一个下午，小外孙放学归来，一个劲地要挖马铃薯。我心里一动，问：“你知道马铃薯？”他不容分说：“马铃薯就是土豆。”这出自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之口，他的回答令我惊喜。

我接着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从电视上学的。”我笑着竖起大拇指。

无用之用，想不到这两盆待弃的土豆现在派上了用场。我把他领到小院里，告诉他：“你挖这两盆试试吧，不知道有没有土豆。”

小外孙挖呀挖，挖呀挖，挖得乐哈哈。“姥姥，一个大的……又一个大的……又一个大的……”不一会儿，竟挖出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土豆，大的如鸡蛋，小的如玻璃球，足够全家人饱餐一顿。

有心栽花花不发，却收获了一堆土豆，真乃意外之喜。最欣喜的是小外孙从劳动中学会不少东西，浑身抖擞着快乐。孩子快乐，大人也幸福着他的快乐。小外孙端着盛土豆的盆对我说：“姥姥，你再种吧！”我笑着告诉他：不管栽什么都是有季节的，比如说‘谷雨前后，点瓜种豆’，比如说‘枣芽发，种棉花’，比如说‘头伏萝卜二伏菜’……你现在不懂，长大后你会慢慢懂得的。”

孩子像听天书一样，不住地点头，睫毛闪动，眼睛里冒着求知的光。

